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論語引經考述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CNLA-91-05**

執行期間：91年1月1日至91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藍麗春

計畫參與人員：謝繡治、陳昭昭

執行單位：人文社會中心

中華民國 92 年 2 月 26 日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論語引經考述

計畫編號：CNLA-91-05

執行期限：91年1月1日至91年12月31日

主持人：藍麗春 人文社會教育中心

計畫參與人員：謝繡治、陳昭昭

中文摘要

本專題計劃以《論語》中所引用經文作為研究主體，以瞭解孔子之思想淵源暨孔子與六經間的傳承關係。六經中，《春秋》始終未出現於《論語》中，故以《詩》、《書》、《禮》、《樂》、《易》等五經為《論語》引經的主要研究對象。春秋之世，各國通習之教材為《詩》、《書》、《禮》、《樂》，是以《論語》言及此四經者之數量亦較多。據統計《論語》內所引五經條文之情形為：言及禮者43筆，言及樂者14筆，引詩19條，言及書者3條，言及易者2條。其中言《禮》、《樂》係指禮意與音樂等實際的演練與操作而言，非指真有文字記載的經書，因此真正引經數量最多者為十九條的《詩經》，由此可以推知原始儒家中《詩經》的地位特別重要。

關鍵詞：孔子、論語、六經

英文摘要

This research case is to study the articles of Six Books which to be discusse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purpose is to analysis the Confucius's idea source and the handed down relation between Six Books. The article in The Book of Chun Qiu wasn't to be discusse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or this reason, We researched the articles in The Book of Songs,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Book of Rites, The Book of Music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which to be discussed in Analects of Confucius. During that time, Confucian learned more about Songs, History, Rites and Music, so the articles in this four books were found more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maximum quantity of article for Six Books to be discusse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as The Book of Songs. We can infer that The Book of Songs was most

important in Confucianism.

Key word : Confuciu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Six Books

前言

《論語》乃群經之首，為孔子言行之彙錄，《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故謂之論語。」可見《論語》乃孔子平生應機作教之實錄，故為研究孔子思想暨儒家經典要義之最佳第一手材料。

本專題計劃擬以《論語》中所引用經文作為研究主體，以瞭解孔子之思想淵源，進而旁通至《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經，研析孔子與六經間的傳承關係。

結果與討論

《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儒家六經，實為古典陳迹、先王法典之總匯。其經長期政治、社會、人生的經驗積累，於歷史演進中復歷整理、選擇、解釋之過程而逐漸形成。經書發端可上溯自周公，孔子更處關鍵性的地位。孔子尊尚周文，兼綜六經，將周室所傳之古代文獻加以整理、詮釋，注入新的內容以作為教材，《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徵之矣。」孔子亦嘗自述云：「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篇）恢復以樂配詩之原有型態，此即反映出孔子對《詩》所作的重要整理工作。

六經見諸於《論語》者唯五而已即《詩》、《書》、《禮》、《樂》及《易》。《春秋》乃孔子因魯史記而成，可視為孔子所作，已成定論，唯《論語》一書中始終未提到《春秋》，是以本研究亦未予討論。餘五經中，孔子施於教者係以《詩》、《書》、《禮》、《樂》四經為主。《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徵諸《論語》，「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篇）。蓋孔子教生徒之教材顯著於《論語》者為《詩》、《書》、《禮》、《樂》，《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則詩書禮樂，各國同具，為當時通習之教材，是以《論語》言及此四經者之數

量亦較多。

《論語》內所引五經條文，統計結果為：言及禮者 43 筆，言及樂者 14 筆，引詩 19 條，言及書者 3 條，言及易者 2 條。

《論語》言及「禮」者計有四十三筆，佔所引經書中的最大宗，其中有數筆係與樂連言，此蓋因禮樂在儒家的教化功能有時難以截然二分，屢屢，《論語》雖單舉一禮字，實則大體涵蓋樂而言。唯《論語》中言及禮者雖然很多，但大都是討論禮意，以求在生活中確實的去實踐禮儀，和六經中的《儀禮》全不相干，因此，孔子所謂「禮」，不是指有文字的《禮經》，而是指禮意和禮儀。

《論語》言及「樂」者計有十四筆。唯所言樂者之意旨與上舉言禮之意同，係指音樂本身的鏗鏘鼓舞，亦非謂有一部文字記錄的《樂經》而言。孔子對於樂，常表現為全生命的投入，《史記·孔子世家》所述「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即指出孔子習樂「是要由技術以深入於技術後面的精神，更進而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體人格」。比較特別的是孔子對音樂曾作了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故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論語》引《詩經》基本上為十九條，除了引《詩》有六處外，還包括其他篇名：如〈周南·閨睢〉有兩處，〈雅〉、〈頌〉一處，〈周南〉一處，〈召南〉二處，另外單篇引文則分別是：〈衛風·淇奧〉、〈小雅·小旻〉、〈周頌·雍〉、〈衛風·碩人〉、〈邶風·雄雉〉、〈大雅·抑〉、〈衛風·匏有苦葉〉、〈小雅·我行其野〉。從《論語》的記載可知當時《詩經》已普遍流行，孔子不但以《詩經》作為教材，並藉《詩經》來觀察他弟子的學養和才能。又，十九條中，孔子論詩共計十條之多，這十條也有三條兼及禮、樂，其他因評論禮樂而涉及詩的也有三條，由此可見，禮樂在孔子之目中重要性。此外，《論語》中子論詩各條，是孔子原來對《詩經》的真正意見，孔子的詩教應以此為依據。

《論語》言及《書》者有三條，除「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一條外，其直接引用《書經》者僅二條而已。其一為先進篇的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另一則出自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此二條所提，似非為《尚書》中最重要者。然從孔子晚年作《春秋》的動機與是非褒貶的準據觀之，孔子實已超越了枝枝節節的援引論述層次，把書的價昇華到新的水準，而能掌握到政治最高的若干原則與歷史演變的規律。

《論語》中言及《易經》者只兩條，其一在述而篇：「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文中之「易」字，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魯讀易為亦，今從古。」又，朱熹以為「五十作卒解」。又使得《易》是否成為孔子的教材變成存疑之論，唯從《史記》、《漢書》等文獻可以獲知，即使孔子不以《易》教育學生，也無法否認孔子讀《易》的事實。另一在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做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由「不占而已矣」一句可知，《易》具占卜命理之性質，但孔子看重《易》者並不在此點。

綜合上述可知，《論語》引《詩》、《書》、《禮》、《樂》、《易》等五經，有如下之意義：

- 一、《論語》中言及禮、樂者雖多，唯所言之意旨係指禮法本身所具的禮意禮儀及音樂中的鏗鏘鼓舞而言，非真謂有一部文字記錄的《禮經》、《樂經》而言。
- 二、禮、樂者既非指六經中的《禮》、《樂》，則《論語》中言及五經的各章，以《詩經》的十九條最多，直接引《尚書》者為三條，涉及《易經》者為二條。由此可以推知原始儒家中《詩經》的地位特別重要，古文經學家將《詩經》列為五經之首，是接近原始儒家的實際情形。
- 三、《論語》中言及《易經》者只兩條，從相關文獻可知，即使孔子不以《易》教育學生，也無法否認孔子研讀《易經》的事實。

重要參考文獻

- 劉寶楠 論語正義 世界書局 1968
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 鵝湖月刊出版社 1984
錢穆 經學大要 蘭台出版社 2000
徐復觀 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學生書局 1990
周予同 經學史論著選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自評

本專題計劃擬以《論語》中所引用的《詩》、《書》、《禮》、《樂》、《易》、《春

秋》等六經經文作為研究主體，以瞭解孔子之思想淵源暨孔子與六經間的傳承關係。研究進行中發現，雖則《春秋經》乃孔子因魯史記而作，寓寄深遠的微言大義，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是也，然《論語》中竟無任何引用《春秋經》經文之記錄，是以將研究主體修正成為《論語》嘗引述的五經經文。結論是《詩》、《書》、《禮》、《樂》、《易》五經中以《詩經》最為儒家所看重，古文學家將《詩經》列為五經之首顯然有其依據。

本專題計劃的研究結果與原計劃大致相符，顯示出此項研究頗具意義。

